

繪圖宣講集要

宣統元年仲春新刻

德州城東王官莊存板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45
8



宣統元年仲春新刻

繪圖官講集要

德州城東王官莊存板

繪圖官講集要

羅園宣講集要卷上八
宣講集要卷上八

目錄

悔後遲

賢妻勸夫

敬灶勸夫

徐信怨妻

崔氏逼嫁

改嫁瞎眼

聽論明目

惡婦受譴

欺瞞丈夫

大男速長

嫌貧遭害

宣講集要卷上八

後悔遲

文安縣有姓朱的三兄弟長名朱世榮二名朱世富三名朱世昌世榮世昌頗敦友愛獨世富自幼凶橫每欺大壓小兼之娶妻毛氏又不賢淑房內私安鍋灶有好飲食夫婦獨自辦食視妯娌如仇敵又見衆人尙多久想分家毛氏每對丈夫說道哥哥兄弟兒女成人穿吃都是公共他男兒先在書房讀書又不做活路坐食現成若長住一室他們兒女交盤完了方分家分家之後只掙錢無事用錢我們兒女又小吃得做不得後來分了又要嫁女又要討媳那時方作難不如早些分了趁我們人

少好掙銀錢毛氏將此話頭常常拏說久來久去就把世富心說動了天天吵鬧要分家世榮世昌無奈只得依從分家且說他家有祖田六百畝老屋是三合瓦屋左邊有內廂房庄上只有五屋三間世榮想道庄上分一股太孤單了就將老屋分作三股正屋一股右邊廂房一股三邊有內廂房住者出錢一百串雖然分了到底還在一堆世富聽得就要左邊又不肯補出錢來世榮世昌也就依他及到分田正溝塆上原是兼搭世富槩要溝田兄弟念在同胞手足也就讓他其餘器用不知強佔多少論值價合共要强一千有零分後連年水荒塆田漑得好穀獨溝田折半收成毛氏妻說溝田水又大泥腳又深爲甚的

先要此田哥哥兄弟年年全收我們不過折半你的好算盤世富聽得天天吵鬧要翻腔哥哥仍想到父母恩情又將塆田讓他及世富佔田到手年年天乾溝田全收塆田折半都沒得毛氏又說拿到正溝不要去要塆田如今好不好世富至此不便翻腔只得將哥哥的樹木時常砍伐見哥哥不說話越去一田界哥哥也不做聲且說世榮田邊有根大柏樹乃是風水樹一日世富命人去砍世榮此時不得不說乃言道那是坐宅的風水樹切不要砍世富見哥哥攔阻乘着此時便大鬧起來

大哥哥你說話寔在欺我 一根樹都還要放在口說
想從前分家時大大不妥 分派得不公平太把我弱

新園宣講集要卷上八
正堂屋甚寬大不拏我坐
椽子希瓦又少雨陋得過
熱天來當西晒令人難坐
堦陽坎太窄逼難安確磨
雞鴨圈僅開得十八九箇
水缸矮不圓飽兼之要破
木拌杆有幾架缺了耳朵
長板橙有兩對不能到我
木圍椅太粗笨坐到起火
你分與我家中家家火火

廂房內房太小僅擺大桌
論裝修枋片窄板壁又薄
到冬時冷得我常把手縮
倉雖大無底板一概石脚
若猪欄並牛欄雜料還多
一担桶無鐵箍常把底脫
大牯牛好觸人常扯脫索
橙板面雖然好盡是單脚
漆棹子雖寬大無有縱角
茶酒壺與碗盞一槩不說

好莫說了你要那些拿去就是外人聽得寔在可醜莫說呀還
有緊要的

論田場全不成那能有貨
雜木柴每年裡不够燒火
桃與李多年了又不結果
惡竹子百餘籠倒林砍過
到我手從未會賣錢一個
菜園土不向陽那有菜果
未出土雞與鴨踩倒吃過
論田地是偏墻不把水坐

石骨子不經乾地土瘦薄
柏樹兒湯碗大用之不着
有桐子僅打得十七八籬
大斑竹有幾根花又開過
那像你竹與木佔一徧坡
又兼之土脚淺還有屋角
若稍長幾家的鵝又來奪
每年間打的穀多半在殼

這幾年無收成寔在老火 你兩家佔良田好不快活
你不念我苦楚這也猶可 砍根樹還要來把我押着
從今後把老屋都拿補我 若不然打官司都難的攔
世榮聽不過各走一邊去了世富見哥哥不採他天天吵鬧世
榮對三弟說道當年錯了不該把老屋分作三股今日這般吵
鬧不但父母在陰靈不安就是外人知道也不體面就將老屋
讓與他去世昌說弟兄手足只講得情誼論不得勢利大哥說
老屋讓此話極好弟久有此心於是對世富說明世富大喜
毛氏妻說既讓於你要他搬的家不然定有翻悔世富忙催哥
弟速搬世榮世昌說如今年盡無期明年搬去不遲世富說既

要送我莫三心二意世榮道搬家也要看過日期世富那肯依
從且說世榮的兒名光顯世昌的兒名光達均會讀書明年今
月又是院考世榮世昌心想待兒子過了院考纔搬又見世富
天天催逼也就說道不久你兩個侄了要考試若是僥倖在老
屋也光彩些世富說怕沒得許多頂子仍然催搬世榮世昌延
至正月十六一同搬去世富心喜以為遂意了誰知人巧於機
謀天巧於報應不但害自己又害了兒孫至二十日夜夢寐中
來一人將世富鎖入陰曹忽見冥王上殿一見世富恨極幾聲
大罵起來

罵一聲朱世富好不蠢鈍

狗奴才做的事傷了天倫

兄與弟看待你何等愛敬
大為兄小為弟原有分定
譬如那與手足無時可損
若不信看幼小與人鬪很
這就是你生成一點真性
學不得張公藝家懸百忍
為什麼在家中全不和順
聽婦言用刁猾不知戒懲
惡妻言一句句你都肯聽
冥王爺我妻子說的都
在情理不得信胡說

為什麼不知足喪盡良心
盡皆是爺娘養一派所親
仲吹簾那伯氏定然吹墮
弟顧兄兄顧弟不學而能
趁此時加保全家甚如人
也要效田氏門多栽紫荊
誰像你狗奴才胡言亂云
空頭話你講得債債之心
直將你兄與弟視如路人
你妻子他生來心腸本很

你依着他的話傷了天倫
依夫妻心大很件件爭吞
論值錢你要強一千獨侵
你田地與屋房祖宗所掙
分得多分得少不是外姓
倘若是你祖父一生窮困
倘若是在祖與父債賬難還
又有那弟兄多大小不等
把此理放在心常常思忖
狗奴才在陽世全不知懲

分家業要均平不可過分
若有點不遂意罵得難聽
冥王爺非是我要鬧皆由
哥弟大把我虧了胡說
掙家業還須望後人儉勤
千年田八百主何必認真
難道說無分的就不為人
眼睜睜把田賣爭也不爭
你未必不與他幾股均分
縱有那不平事心也能分
短壽算猶不足償其罪根

還須要變畜牲牛胎是孕

子而孫不昌達代代受貧

你哥哥能忍讓手足情盡

善報善自有那喜事臨門

姑寬你幾日期去看報應

看你的哥與弟子孫榮身

世富聽得此言一驚而醒毛氏問道爲何這樣世富將夢中之言細說一番毛氏說夜寐之事何足爲憑常言道只有活人挨打那見死人帶枷世榮聽說也未深信及到午時聽得哥弟家內火砲喧天忙去一看光顯光達兩個姪子入了學心中纔着慌忙以爲夢是真的天天行坐不安口口只說好不好後悔遲了一日進房門一交跌地扶起時氣已絕世榮世昌問其根由方知陰司受譴遂厚辦衣棺埋葬又說十年後世富兩個兒

子爲分家打官司連年不休欠下債帳只得將田賣與世榮世昌正立契時忽見報子到家光顯光達兩個又中了好不熱鬧後二年光顯大挑一等放石泉縣世富兩個兒子日嫖夜賭落于乞討之中毛氏無靠改嫁石泉縣客商名周才客商送回家鄉又與妯娌不和一日爲菜園角孽一糞瓢打死弟媳周才之弟告至石泉縣光顯問其來歷知是孀母意欲救他一命怎奈尸親太狠只得照律直辦後世榮世昌俱享高壽富貴不絕

賢妻勸夫

山西省太平村一人名謝文欽妻楊氏父親當日家財萬貫喜行善事中年生文欽一人因此姑息失於教訓遂有些浪費父

親死後無人約束家業銀錢盡行一空幸楊氏過門賠嫁六十串錢佃縣學田耕種楊氏操家理務甚是賢慧怎奈文欽專好賭錢不理庄務楊氏每勸不轉因想道如今銀錢不多若不勸轉丈夫難以出頭一日將田中稗子取一碗和在飯內又將苦瓠瓜煮一碗不一時文欽回來叫快拿飯來吃了好去打牌楊氏將飯與瓜擺在棹上文欽一看問道飯內的甚麼答是稗子問稗子和飯怎麼吃得答夫君不知妻想這稗子生在田中人必去之妻不知夫君喜稗不喜稗故爾和入飯內夫君既然稗不好吃夫君亦知稗不好矣文欽一聽明知楊氏是以稗子來比自己的乃答曰娘子你莫把穀子認作稗子楊氏說稗子

是稗樣穀子是穀樣妻却認得楊氏叫請吃菜文欽見是瓠瓜遂拈在口內苦不可當又問道這瓠瓜是苦的爲甚不丟了楊氏又答曰想田中有稗子之時園中就有苦瓠瓜子足見有稗必有苦故以稗子與苦瓠同席文欽聽畢想道這個婦人真真可嫌他竟又將苦瓠來比我不罵他幾句豈算丈夫遂說道我於今還要你來管不成嗎楊氏見夫發怒乃明明勸道夫君不必發怒自從公婆去世以後家業漸退只佃學田幾畝耕種理日勤爬苦掙才得衣食不缺夫君日夜長賭一來怕輸了錢二來耽誤庄稼文欽道你說怕耽誤庄稼栽割之時無非多請幾個月活就是至若說輸錢這是賭博長事然而我也曾贏了些

銀錢難道你就忘了不成嗎楊氏道贏錢不贏錢都是淡事只怕你賭錢之人就犯了五罪文欽道噫這又奇了賭錢都有罪你把五罪講來我聽聽楊氏答道第一是玷祖宗前人生下兒孫誰不望一輩強一輩若是賭錢就當了下賤別人贏了你的錢還說你是肥羊朋友親戚个个厭惡就是在鄉黨中不罵他是敗子就罵他家先人無德才生出這種子弟來這豈不是玷祖先我想夫君是積德之后必有昌達之日若像這樣公婆先含恨九泉豈不是罪第二是敗家業前人辛辛苦苦掙起田地原望子孫世守若是後人賭錢輸了要賣產業賣了產業必受貧窮世上人若是命運不佳敗了家業猶不致落罵名若是賭

錢敗了家業又落罵名又受困苦如何是好我想夫君田地雖無還有幾串押佃錢若是輸了衣食難繼又被人罵豈不是罪第三是失家教父母有兒誰不望成好人若父兄賭錢子弟看了朝夕學習必都會賭一賭慣了父兄還是小賭子弟必是大了賭那時雖欲教他爲好人奈自己做壞榜樣就重加打罵好的還不做聲不過是陰着你去賭若不好的反以惡言回答你叫我莫賭你怎麼在賭這豈不是失家教我想夫君是耕讀傳家倘若後來有子也像這樣那時教他他不肯從豈不是罪第四是出醜事賭錢多是夜晚勢必多在外少在家妻子若是好的自然破被單眠等候丈夫回家若不好的妻子甚至趁着丈夫

不在家做出些不體面事來也是有的。這豈不是出醜事嗎？我想夫君家雖淡泊，名聲要緊。若你妻子也像這樣，外人知道，臉又放在那裡，豈不是罪？第五是傷性命，賭錢的人心不知足，倘若贏了乘興又去，不分晝夜一經輸了，捨命再來，那管飢寒從此耗散精神，久來久去必生毛病，更有輸了被人逼討，無處想方不是跳水，就是懸梁，一經到了這個田地，豈不送了性命嗎？我想夫君是獨子之家，望你承宗接嗣，若有此不測，謝家香烟一斷，豈不是罪？楊氏這番言語說得文欽低頭不語，遂嘆息道：聽得賢妻此言，寔在令人毛骨悚然。想我從前寔是錯了，從今以後再不賭了。遂焚起香來，跪地稟道：文欽今日悔了罷。祖宗

神聖來鑒察我，若再把錢來耍，十指不能把篋拿。楊氏見丈夫如此喜之不盡，真是浪子收心，一片寶從此以後發憤耕田，早耕夜歸。楊氏每日送飯，一日飯已寔，送飯走至崇林，見一客坐在路旁，客見楊氏提得有茶，不覺口渴，問道：娘子那罐內敢莫是茶？是茶想我行路到此，口中焦渴，離店甚遠，想向娘子討碗茶解解渴。楊氏心中一想，道：別人還在施茶，我何妨行个方便？因男女有授受不親之嫌，遂倒上一碗，放在石上，請客用茶。那客吃了茶，見提得有飯，因又問道：娘子籃內敢莫是飯？是飯想此地前無招商，後無旅店，肚中飢餓，想與娘子討碗飯，不知意下如何。楊氏想道：這也是家中有剩飯，路上有飢人，也就乘了

一碗放在石上直等到客吃了方才起身誰知文欽見妻今日
這般時候不送飯來站在高坡一看見妻在崇林與一人交談
心中卽有些不平不一時楊氏至叫道夫君請來用飯文欽上
前問道你將纔在林邊與个甚麼人談話也不怕被人看見觀
之不雅楊氏遂將一人討飯討茶自己與茶飯的事說了一番
文欽聽畢便說道飯還有這些那人未曾吃飽楊氏說我恐你
做活飢餓故未多與那客吃文欽卽把飯吃了楊氏提着空籃
仍由崇林回家那客問道娘子你送飯是誰人吃楊氏道是我
丈夫客說你籃中飯被我吃了些你丈夫不能吃飽只怕責罵
於你楊氏說道我丈夫說客官遠來理當留到家中款待路中

與飯未免輕慢遠客但是我未嘗尊敬那客客想道真是賢德
夫婦難得難得因在身上取出紙筆修書一封交與楊氏道這
封書煩你丈夫明日送至傅洪衙內自有重賞不要拆書私看
楊氏道我乃庶民送去恐官不信客說我有腰帶一根一並傳
進自然來接你罷客去了文欽日晚回來楊氏將那客託送書
信緣故說了一遍卽把書信付與文欽第二日文欽送信至縣
傅洪果見書與帶卽忙請文欽更衣進衙知縣道昨日與你妻
討飯之人不是別人乃是當今宰相這腰帶是一條玉帶感你
一飯之恩賜你錢一萬並賜你妻帛千疋文欽謝恩從此遂成
大富後子讀書成名從此看來人不怕有錯只要能改世人動

不動說已經錯了有什麼改頭這話就錯遠了人若能如文欽之發咒焚香說戒就戒永不再賭將來一定是要發財的世人猛於改過可也

敬灶勸夫

重慶府定遠縣譚應科之長媳張氏年方八歲在娘家時里中宣講氏往聽焉聞講女子六戒又聞灶王經及一切灶房內的禁忌遂件件謹記遵行凡草木柴炭預先安置不許污穢惡言惡語忍住不在灶房出唇至於洗鍋洗碗掃地拭灶無不潔淨每月晦日與廿三廿四斷不飲酒茹葷又時常達人講勸灶房之中不可褻瀆污穢到得十八歲正當道光三十年譚姓接過

門來他丈夫譚德安爲人性躁且常患一個母猪風病張氏殷勤服侍每常到書館讀書之時張氏隨後窺伺若丈夫在路病發卽親自背回調治數年毫無厭心常想把丈夫之病除脫無計可施一日向灶前禮拜叩許點燈並將首飾賣了發心印刷灶王尊經四處發送求丈夫病愈他丈夫好吃牛肉每割牛肉回家要他拿到灶前烹煮張氏委婉勸戒後丈夫依言不食牛肉忽一日德安午睡夢見一人自言灶令對德安說道昨日灶君已將你病症與張氏求保等情呈奏玉皇當時玉皇命主簿查你得病之由冥王奏道此人前世欺神滅像難轉人身幸未犯淫故發他今世爲人隨付他一個母猪風的病患

在身以報他前世欺神滅像之罪且看他今生修積何如若仍蹈前愆限於二十九歲內病發跌在糞窖中喪身 玉皇聞奏說道譚德安乃前世罪愆今伊妻張氏因虔心敬禮灶君把一切歹心盡行滅了又潔誠替夫求保病愈兼譚德安能聽妻勸戒食牛犬茲世罪愆可免卽命灶王與他消災解厄果然德安未幾日病疾全愈身體大健之後德安意欲廢書貿易張氏備辦酒菜勸夫勤學

想從前我夫君得此病症 沒有錢做功果寔難心中
惟有那灶府君甚是靈應 我所以厨下禮謹遵奉行
果蒙得灶王爺顯應不爽 保佑我夫君的病體安寧

到于今夫病好書可吟咏

妻因此辦酒席與夫言情

望夫君到書館把心坐定

早晚間勤用功奮志透成

夫若是讀詩書從此發憤

朝開選夫定要一舉成名

到那時我夫君得了上進

棄藍衫穿朝衣光耀門庭

你爲何心想起別的路徑

拋詩書不攻讀自悞前程

我的夫若不把妻言聽信

也負了爲妻的一點真情

張氏力勸一番德安便道賢妻呀我從前聽你之言不食牛犬病自好了我今還是聽你的話不用三心二意只是立志讀書去了從此進館發憤自強不分日夜只是攻書張氏常將衣服漿洗潔淨辦備米菜等項着人送至館中數年功夫文思大進

那年正是蔡學院歲考，德安苦無盤費，張氏將線子賣了二斤，勸夫上府應考。及發案後，德安得入第三，送報下鄉，親戚湊了三十多兩銀子，送府交給諸事，送了學院回家，修座書房，教館年年得學金，約有七八十串。家務漸漸豐足，有一日，德安的父母在家中閑坐，細問張氏曰：「我二老爲德安從前害那個母猪風的病，遠近醫生俱請盡了百藥不效，料定德安必是此病送命，我二老成孤人，譚門絕後矣。幸我媳婦兒變賣首飾，印刷灶王經，又虔心敬禮灶君，纔感動司命菩薩保佑，德安病愈，于今還得了功名，教書過得日子。我這一家人，寔寔得力于媳婦兒一人，但不知我媳婦兒，你是何以曉得灶王有靈？」張氏答曰：「孩

兒是在娘家做女時，曾聽過宣講的那宣講書上說：灶房的禁忌，件件詳明，孩兒聽了，平心細想，句句是說的至理。所以自幼就堅心謹守，多過了幾年，遵行順了，就不必留心，自然不違規矩。父母嘆曰：「是這樣才求得神聖顯靈，愧我老年人枉過了一生，不說自己不是求神顯聖之人，總是說神祇無靈，無聖今聽我媳婦兒的話，纔如夢初醒，只恨聽此言不早耳。好哦，媳婦兒，你這樣守聖道，必還要昌大後人。未幾，張氏連生二子，聰明非常，常在館中讀書，九歲卽工詩文，將來上進，更未可量。」

徐信怨妻

昔有一人，姓徐名信，娶妻呂氏，所生一男一女，皆幼稚。呂氏染

病危急囑附其夫曰我若死後僅一男一女君其好生看待言畢瞑目而逝徐信因爲兒小女幼無人撫養無奈憑媒再醮金氏爲妻不料金氏素性險妬心乏慈仁將呂氏所生兒女視如眼中之疔每每背夫苦打衣不充身食不充口百般磨鍊遠近皆知鄰舍時生憐惜時常陰着金氏把些飯已與此一男一女吃有一日隣人正捏了兩個飯陀與他二人吃正在吃時忽金氏叫喊二人卽忙含着回家金氏一見手中有飯疑是偷的家中之飯遂罵道我把你這兩個鬼崽偷飯吃事小怕的偷慣了屋內百事偷出去這還了得遂將一男一女拉來捆綁在地用鐵針錠入十指之內道看你還偷飯不偷飯吃一男一女痛

得死去生來哭稟道這飯不是我二人偷的是隣人憐念我二人肚餓把與我二人充飢的金氏又怒你還在強辨又用火鉗燒紅烙一男一女之體此時徐信亦不在家二人痛哭之聲難聞金氏怕鄰人聽得竟將他姊妹禁鎖房內不許唬哭一見一女受痛不過跪在後母膝前哭曰

我的媽饒恕我寔寔令人難得過 快快的把針抽兩腿莫用火鉗烙 可憐我姊妹們身受寒涼肚又餓 每日裡去檢柴不是田坡就山坡 時才間回家來隣伯見了憐念我急忙忙叫喊兒與我兩個冷飯陀 剛才在拿着吃聽得母親來喚我 那曉得母看錯疑我私偷把飯嚼 這本是眞

寔話全無一字有差錯 但愿得我的娘開个恩來饒了我
金氏聽了道就算你們的飯是隣伯送的你們今日檢柴如何
到此時才回哩姊妹二人又哭道

只因是我姐姐赤足上坡無裏脚 路又溜脚趾破一步一
步漫漫拖 時才間在路上身上寒涼沒奈何 半路中燒
起火烤得一身血脈和 因此上回家遲姊妹雙雙把頭磕
望我母看我那前娘分上饒恕我 勝于那在寺觀許愿燒
香念彌陀

金氏道你這兩個背時鬼兒你的老子想必回來了我今天
暫且容恕你放你起來你爹爹回來不准你哭一聲倘若對你
父啼哭我到明天要你死在我手內說畢才解去繩索放他起
來又很着心命他姊妹去燒火煮飯飯一熟他一人獨自吃了
一雙兒女立在一旁顆粒未沾此時又冷又餓姊妹去在後園
之內將冷蘿苳扯了數个以便充飢又私自去在呂氏坟前姊
妹二人跪在坟前哭曰

叫聲我娘請聽着 姊妹二人無下落 身上穿些破帛衫
大雪紛紛光腦壳 每天飢餓不得過 夜晚凍得睡不着
後媽好像閻君樣 又要抽筋把皮剝 前頭傷痕猶未好
今天又用火鉗烙 兩手綁定難逃走 十指針錠痛心窩
每日受盡千般苦 爹爹全然不知覺 兒女還是光脚板

要想包纏無裏脚 餓來吃些冷蘿苣 就有飯湯不許喝

姊妹情愿不回轉 守住我娘睡山坡

我的媽呀

你在陰司叫兒去 免兒在世受折磨

你看一男一女在呂氏坟前哭了一陣，忽見坟台有一砂鍋，鍋中有米二三合，姊妹喜之不勝，遂在坟山撿些柴，向隣近人家借個火來，將米煮熟吃了回去。此一切情由，徐信全然不知。兒女也不敢說出。有一日，這金氏後婦回了娘家，徐信回來單身獨宿。徐信忽然夢見前妻呂氏，怒罵道：「你後妻殘害我生的兒女，我心不忍，前日哀告灶君，灶君奏聞，短你後妻壽算，不上三朝一七，要他崩血而死，你隄防不嚴，教你手足不仁，為殘廢。」

之人徐信驚醒，心中狐疑未定。次日才過細一看，見一雙兒女，面皮黃瘦，他才乘金氏回娘家去了，細問兒女情由，起初兒女猶不肯說。徐信再三盤問，一雙兒女不覺大放悲聲，哭而訴曰：

未開言跪席前，珠淚滾滾。

爹不問兒不說，那得知因。

自從我生母死，爹方再聘。

後母來兒兩個，弔膽寒心。

無故的將兒打，不知為甚。

針錠指又還用，火鉗烙身。

熱天的帳子上，沒得帳頂。

被無綿績的，是腐濫草巾。

飽日少餓日多，那得安淨。

還說是兒飽，煖恨恨在心。

餓不過冷蘿苣，飽吃一頓。

鄰舍裡討米湯，姊妹吃分。

今日間爹爹問兒，不能忍。

說出來我爹爹莫打，母親。

怕的是爹再出後娘更恨
怕的是兒的命要見閻君

徐信一聽仰面一驚即氣在地醒而哭曰

聞兒言我徐信背時得很
家中裏養一虎暗地傷人
我兩個血娃娃受傷這等
為父的何曾得知到分明
每日間出外去東走西奔
只說是做生理多賺錢銅
在外頭三五月未回原郡
家中事全靠他代我調停
那曉得這賤婦如此心很
母老虎殘忍性竟成畜生
歸家來見我兒藍樓得很
他說是見兩個不愛潔淨
我叫他女兒腳從小要捆
他說道不得空纏腳護疼
那知道這婦人毒事做盡
兒合女一見他戰戰兢兢

他雖是前娘兒也要憐念
到後來只望他養你命終
你卽或生有後一樣撫引
才顯得後婦人賢淑之名
為甚的他把兒一手捆定
或火烙或鞭打或用針釘
這慘傷在旁人却也難忍
難道說我徐信有不傷情
賤婆娘你若是前娘命盡
後來娘磨你兒心疼不疼
痛心兒快起來兩旁站定
脫了衣為父的細看情形
見爹爹不用看也罷父但看無妨見爹爹要看請看父哎呀痛
心的兒哪

週身上槩是那火鉗烙印
十指內還有個斷頭針橫
狠心婦虧得你做事太忍
我徐信瞎了眼拿你賢貞

昨夜晚妻托夢才把你問
若不然一雙兒定喪殘生
這一陣見傷痕哭壞徐信
千萬錯自己錯怨失調停
徐信此時怒氣難消專等後婦人回家來恨不得一刀砍為兩
段不一時岳母請人來報信音金氏已在岳父家中血崩而死
徐信後來兩手麻木不能動作從此以後永不再娶但撫養一
對兒女成人兒女亦知孝道從這一案看來為後妻者若磨滅
前娘之子應宜得此慘報為父者亦不可忽焉不察也

崔氏逼嫁

漢朝會稽縣學士朱買臣父母早喪娶妻崔氏命帶八敗星連
累了買臣受貧屋又被火燒去夫妻在寒窰安身打樵營生苦

讀詩書他崔氏好吃好穿見買臣家貧遂生異心欲另嫁人那
一日對隣人言

尊一聲眾鄰翁分明細聽

奴的夫家淡泊難逃活生

望眾位勸夫君把奴嫁出

崔氏女感眾位莫大之情

眾鄰人聞此言
哈哈大笑

這娘子你說話好不聰明

你丈夫青雲客時運未至

到後來做了官你也華榮

每日裡夫妻們寒窰吵鬧

到今朝就說起要嫁心情

自古道婦人家隨夫為榮

縱然是落貧窮也莫變更

崔氏聞聽心中不喜驕臉進窰去買臣賣柴回家路遇鄰人細
對他說買臣聽此言心暗悲傷進屋見妻驕臉遂上前施一禮

崔 不是過年過節見甚麼禮朱 為丈夫的有句話要對你講

時纔問聽人言好不氣人 都說是朱娘子要嫁別個

我賢妻未必然就有此心

崔 老娘不嫁人難得受苦朱 為丈夫那日遇着個算命如神崔

是甚麼算命人朱 乃是個瞎子崔 好道我知道他算你是個窮

鬼

他算我時運差還有幾載 到後來我原有黃傘遮身

我知道你後來草簾遮身你來看天上落的甚麼東西呀 落的是雪 就落的是紗帽也落不到你頭上 妻呀

你莫諒人 太過了 老娘等你 不得了 勸賢妻到後來等我一等

到後來做了官你是夫人

到是惡人崔氏心中 不喜遂罵起夫來

罵一聲朱買臣窮鬼當聽 前額弔後頭凸怎戴紗帽

尿坑內照一照好個五行 生就的螞蝗腰怎拴玉帶

左脚高右腿低怎穿朝被 朱買臣你想做官除非是石板

長就的螺螄腿朝靴難伸 上生靈芝草除非是海扒狗變 我勸你快快把休書寫下

成麒麟 待老娘改了嫁另自為人 買臣忍氣 再勸一番

叫一聲我的妻細聽分明 這幾年為丈夫時運未至

連累了我的妻反受窮貧 朱買臣你今天才說點良心話 到底是你連累了我買臣說妻

呀是我連 累了你 勸賢妻且耐煩等我一等

到來年不做官任你嫁人 你一要當官二要當官老娘有 個官你做朱說甚麼官崔說水

胖官啄木官你老娘的湯火官朱買臣聽此言捶胸氣死在地還魂轉來遂寫休書

一休你二休你不賢不孝 三休你四休你不義不仁

五休你六休你東走西奔 九休你十休你愛富嫌貧

崔氏得了休書遂請媒婆探親

有媒婆探一個張家石匠

假稱說相貌好富貴家人

崔氏遂勸喜接聘銀十兩見夫吊淚遂假意寬夫

那崔氏走土前雙膝下跪 尊一聲奴的夫細聽分明

今日裡嫁與那張家員外 你是你我是我相會不能

這還有賣身銀重二十兩 寒窗內交與你拿去營生

買臣見銀劈面噪罵我讀書人豈肯要你腌躢銀崔老娘賣身

銀消受不起遂擇期嫁與張石匠去了不上一年夫死家貧在

街上挑水賣買臣自崔氏去後時運轉了漢武帝選賢士陞為五馬太守奉旨回鄉祭祖崔氏得一夢旌旗喝道有人夫驕馬來接夫人小了環奉着鳳冠雙膝跪下請夫人忙穿帶早受皇恩

崔氏女帶鳳冠洋洋得意 又夢神惡言罵賤人狠心

叫鬼卒你與我將衣脫了 那有个狠心婦敢受皇恩

崔氏一夢懷疑在心那一日買臣回家百官迎接遊街遠望街口有一婦人認得是崔氏叫人去叫他來崔氏不知是前夫低頭下跪

朱太守開言問居處名姓 因何故落貧困一一說明

崔家住在會稽郡氏本崔姓

我丈夫他姓朱名諱買臣

幼年富中年貧日食難掙

恨買臣將小婦賣與別人

到張家未一年被火燒盡

夫又死挑水賣難度光陰

朱微笑罵一聲狗賤人還要誑說我就是朱買臣抬頭看明

崔氏女抬頭看便往上跪

尊一聲朱老爺奴的夫君

千不是萬不是奴不是人

宰相度寬容量再醮重婚

買臣聞此言大罵幾句欲要重婚除非覆水能收

崔氏女聽此言滿心歡喜

暗祝告老天爺虛空靈神

馬頭上覆清水金盆來接

誰知道金盆內無有毫分

買臣大罵狀元之身豈肯配二夫之妻遊街而去崔氏自悔道

哭一聲奴命薄命帶八敗

連累了奴夫君反受清貧

悔不該那當初把夫咒罵

又不該逼出嫁自沒良心

夫今日身榮貴名垂官册

奴今日沒下場醜名萬春

崔氏大哭一場撞石而死奉勸婦人切莫嫌夫貧

改嫁瞎眼

巴州有一婦人余陳氏乃余光緒之妻子所生一男一女就算命好但是這一個節操不甚拏得大穩他嫂歐氏也時常勸勉不料分居各爨家業漸敗那陳氏每每有怨夫之意一日那近處川主廟唱戲方中婦女都打打扮收拾起看戲這陳氏與隣近會媽媽也同去看戲在這戲廠之中陳氏看見那些婦女穿戴齊整又見那些少年子弟眉來眼去這會媽媽就乘機挑

撥陳氏起了一個邪心，我若另嫁一個富豪人家，就與那些婦女一樣打扮，豈不是好？何苦跟這個窮死鬼？自此以後，就日日與丈夫鬧嘴角，孽又被會媽媽時常勾引，做出些不該當的事。他丈夫雖然知覺，也是忍氣吞聲，不便出口。那一日，他丈夫說道：「我看你這樣情形，想是要另嫁高門，但是兒女幼小，你又何忍拋別？」陳氏聽得丈夫此言，每日就收拾收拾去會子弟。他媳歐氏聞聽此事，遂邀請陳氏到家設酒款待，拿一些好言相勸，手提瓶笑哈哈，我把酒勸。尊一聲二孀孀量要放寬，席你的無好茶，莫嫌酒淡。今一生我合你妯娌有緣，二叔叔可算得有能有幹，你命好有姪女，又有姪男。

家中的不少米，又不少錢，全憑着二叔叔有吃有穿，嫂嫂你不曉得幾年。

只要得鍋中的有米下爨，等幾載兒長大，不少銀錢，自古道有了米自然有飯，撫成人有勢力，不受熬煎。

你說這些話我也明白了，你叫我

跟到他一輩子萬萬不能夠的。這句話記心下，莫對人談，旁邊人聽見了，道你不賢。

那一個為人妻不討下賤，到後來盡都是越嫌越寒。

你不信爲嫂的說个古案，商周間姜子牙是个大賢。

貧窮時有異人把他照着，將店錢與他開，也不賺錢。

沒奈何又教他去賣灰麩，放担時狂風起，吹在一邊。

他妻子日日裏將他埋怨
不跟他求分別欲嫁兒男
馬氏去姜子牙時運一轉
猶如那紅日出照耀高山
在街前占卦課琵琶出現
西伯侯同武吉渭水訪賢
臣坐車君在前尙且拖牽
一回朝封亞相尙父稱焉
歸家去在途中馬氏一見
目羞慚心抱愧撞死樓前
朱買臣他的妻怨夫貧賤
逼着人要離婚另嫁有錢
到後來苦讀書朝中大選
上科場三甲第得中狀元
路途上妻求轉狀元仰嘆
命他去打水來覆在馬前
你若是把這水能够收轉
我那時才與你夫妻復原
這兩人都皆是福淺命薄
到後來夫榮貴不得死然

勸嬌嬌莫學這兩個貧賤

立志節如水霜萬古稱賢

那陳氏把他嫂嫂勸了些話只當未曾聽見歸家去後仍然收拾收拾約人會親縣中有個楊老爺他家有一長年掙得有四五十串錢在楊老爺灰房屋扎主要娶一房妻子就請羅巴耳做媒這巴耳是專於做媒的人極會說話就一說便成道光十二年九月十四日羅巴耳同着兩個轎夫來在余家迎接陳氏陳氏早已收拾等候轎子他就丟了一雙兒女要去上轎那一雙兒女扯住衣場痛哭一場姐媽呀

這陣哭得咽喉斷

弟

姊妹同跪地平川

姐

兄弟今纔五歲半

弟 姐姐八歲欠半年

母親何苦把心變

丟兒丟女在一邊

扯住衣襟一陣板 扯住娘手不放前 爹爹恩情一下斷

母子相會在黃泉 我母一去都還淡 姊妹兩人受孤單

夜晚誰个來作伴 早起無人把衣穿 餓了之時誰煮飯

衣破誰人與我聯 不看爹爹看見面 不念今朝念從前

伯娘曾把母親勸 兒在一旁淚不乾 只說我娘回心轉

直到於今不變遷 雞若吃時把兒喚 虎毒何曾把子哈

老牛養犢他常餵 鹿兒中箭母腸肝姐 兄弟早晚常依戀

弟 姐姐還望母包纏 縱然爹爹他貧賤 何曾三餐斷火烟

母親 見死不願兩下散 扯住衣襟把母攔

伯娘快來把母勸 爹爹啼哭在一邊 拾轎夫子看得慣

莫在那邊假淚漣 急將轎子去打轉 再使母子復團圓

這陣兒女如中箭 生離死別在眼前姐 兄弟哭死仰地面

兄弟 快快快醒轉 醒來不見母親顏姐

來媽的轎子去 快快起來前去趕弟 轎子已經拐了灣

如 遠遠將母高聲喊媽呀 快快些回轉 那見母親答一言

弟 姐姐呀我媽竟自去 了不顧我們的樣子 哭得姊妹肝腸斷

弟 望着前途大路邊

你看陳氏那時將一雙兒女推開 轎夫抬起就走一徑來到楊

老爺灰房下轎一眼看見這般情景 要想不拜堂想是走不脫

了只得勉強拜完花燭那陳氏自入門以來大失所望 依舊胡

行亂爲不上年多就將幾十串花消乾乾淨淨陳氏暗想又生主意他于今錢用完了必定是又要改嫁不料報應已到雙目不見清光白日如同黑夜一般那楊氏長年丟了陳氏竟自遠方去了這陳氏無有靠處只得沿門告化想起從前不覺傷心痛哭

嫁人家想再嫁自是討賤
奴的夫雖貧賤也算好漢
因他窮我的心一時改變
我暗地打主意胡行亂幹
做些事惹丈夫使他看見

莫學我陳氏女立志不堅
本是那童子婚結下良緣
總想要跳一步另嫁夫男
搽胭粉愛俏僻常跼街前
他必然要嫁我另上別船

因爲這過場多不煮茶飯
每天吵時時鬧我夫不安
惹不過鬆了口叫我自便
那時節一聽見好不歡喜
收拾起到處的使人來看
穿東鄰走西舍不守閨範
遇一個媒婆子穿針引線
他說是某人好今在買田
我心紅倒運的許他兩串
打辦起轎子來不要人牽
上轎時一雙兒牽衣留戀
丟脫了我便往轎內一聞
一雙兒在後頭高聲喊叫
那轎夫着了忙打不上肩
半路上竿子响一齊就斷
翻筋斗滾出來倒在田邊
扒起來自己走路途又險
漫漫的過一壩又過一壩
見一座茅草房稀稀朗朗
堂屋中抬起頭看得見天

點一對磕頭燭並無掉案
睜眼看才知是鬍子老漢
壁頭上夾的是包穀楷桿
這苦楚都是我自己作賤
只說是嫁這家還不上算
忽然間報應到瞎了雙眼
餓不過手中的拿個斗筲
扶手時踏着了莽蛇腰纏
這一向有幾天未曾吃飯
勸婦女敬丈夫切莫心變

拜了堂入洞房夫婦團圓
我問他方說是在幫長年
在地下打開鋪蓋的秧毡
不兩年就被我把錢花完
又想到除了他豈無姻緣
這于今他不管寔在作難
去討口摩起去無有人牽
腿股上咬一口腫了半年
餓得我打戰戰好不着難
或貧富或貴賤從一終焉

莫學我陳氏女自討下賤
壞心田天有眼一毫不寬
從一案看來世間婦女們莫看人觀燈好一切打扮你看陳氏
只因當年看戲見了別人穿衣齊整遂嫌自己丈夫就要另行
改嫁誰知報應一到自恨不及後來竟自餓死路旁凡為婦女
者皆當從一而終切莫學這無廉恥之婦可也

聽諭明目

前明有一人叫楊二自幼父母雙亡家貧傭工積錢十餘串年
將三十歲了家人勸他娶萬氏之女為妻那知萬氏失於家教
習成潑性不愛潔淨又專好懶自從嫁過楊二家來不由楊二
為主凡衣食錢米要依他用方好那楊二是忠朴老實人怎奈

又才娶妻萬氏又恃他生得有兒了越發性潑楊二也不敢在他面前多餘說話那一日楊二要去幫人萬氏不許他去沒奈何只得在家中做个小生意早去晚回不覺數年又生幾個兒子難以盤慮萬氏又要這樣吃又要那樣穿天天吵鬧楊二勸他說

賢妻莫吵聽我言

是你那些好話不信

我家貧苦要耐煩

你家貧窮不該接我來我想起啥恨是我爹媽瞎了眼媒人那个背時的

與你萬姓結姻眷

前世修就配姻緣我不曉得那

皆因前世未修善

今生如此受飢寒

世上皮薄人心變

生意微末難掙錢

想求資本無借兌

况有兒女更難盤

你不盤你不該要養這們多

你又要慣吃好飯

又要想好衣服穿

人生在世不想穿想想

天地不生何處辦

教你為夫難不難

今日我且把你勸

我希罕

漫漫盤養女和男

待等兒大有能幹

天天喝希飯會怕餓

長到去掙銀子錢

八字一好時運轉

你那八字生得好我

掙錢又要幾掀盤

賢妻休要生埋怨

怕你要背運年時呢

享福自然有一天

你些淡話是哄我的我不愛聽得

楊二勸畢聽見娃兒在床上哭就去抱來叫萬氏喂奶那萬氏

接過手就把娃兒一摔丟在地下那娃兒哇的一聲就悶死了

楊二唬忙了快去抱起來那娃子半天方醒轉來楊二見得心

痛就冒火要打萬氏那萬氏就挪着楊二一陣腦鑽連頭髮打

散了，像個披毛鬼一般，就大聲大氣，又哭又吵，總要楊二打死他。左鄰右舍男女齊來勸解，他把解勸的人，千背時，萬背時，罵說是他們才起楊二打他的。那鄰舍人都散了，就不管他。他披起頭髮，就往娘家跑去，見他母親萬劉氏，又哭又罵，說你老人家閉起眼睛，把女兒嫁與這個窮背時的，如此的亂吵。他父親萬世亨在一旁聽見這些話，就罵道：「你這個賤奴才，你的丈夫勤儉，後來不愁不發財，今日受些淡泊，也是你的命，你怎麼罵他背時？他背了時，你還不是跟到背時？他就答應說道：「他是个背時的，我不愿跟他，你老人家把我另嫁一个發財的。」他父親又說老寔話，天下有這個道理麼？他又答應一些橫話，惹得萬

世亨氣來，就要去打他。那萬劉氏也罵起來，說道：「你這個老漢，沒得頭腦了，那個楊老二不拿衣跟他穿，不拏飯跟他吃，還無原無故打他，你都不問青紅皂白，他是你的女兒，你都不心痛，還要打他，你不該來把我打一頓。」萬世亨說：「這我還不曉得女兒的橫皮氣，你遂逐人信他的話，看來都是你平常慣習了。」劉氏聽得此言，就與丈夫鬧起來。萬世亨惡氣不過，來打劉氏。劉氏拿根索子要吊頸，害得同院子的人齊來勸止。劉氏又去聳起女兒要去投河，眾人苦勸方息。萬世亨無奈，只將女兒大罵了一陣，各人走開去了。晌午劉氏送女回來，把楊二嚷罵不休，楊二也不張耳。他各人走在一邊做活路去了。劉氏又耍了

兩天方回，不覺過了新年。萬氏雙目疼痛，請醫調治數月，百方不效，竟害瞎了。萬氏從此不得看見，日日坐到清紗，總說丈夫不請醫生，可憐楊二做了生意回來，又要煮飯，又要待他，受盡百般焦勞，如此已有一年多了。那一日，宅近有人承首宣講，聖諭萬氏要丈夫牽去聽，一連也就聽了六回。萬氏忽然想道：我未聽見此些好話，如今那些先生講到日報，莫不是當年我得罪灶君，又得罪丈夫，不敬惜穀米的原故，於是叫丈夫備辦香燭，跪在灶前悔過，說道：

灶王府君灶王府君

察人善惡報應不爽毫分

你是上天耳目神

一日求你開大恩

恕我世間蠢婦人

從前爹媽未教訓

不知冒犯眾靈神

天久雨我怨恨

天不雨我又胡亂罵人晴

汗濁水當天傾

對太陽晒褲裙

灶前不知禁

穢柴入灶門對灶纏腳

灶邊罵人不曉得

打掃潔淨不曉得

細語低聲打雞罵狗

踢盆扮癡

小兒屎尿臭氣熏

得罪事多得狠

我於今悔不禁

只得哀求灶府君

將惡事重改輕

乞望保佑從此回心

哀求已畢又對楊二叩頭認罪說道

我夫君聽我說原因

我從前多愚蠢

不知夫爲大不知夫爲尊

不知家貧困原是命裡運

光的話我不聽

爲吃爲穿與你常相爭

昨日會將 聖諭聽

婦女原要敬夫君

才曉得我當年

由我性得罪你罪太深

從今悔我改心

望寬恕莫記舊日恨

我願學孟光把夫敬

我願學郤缺夫妻敬如賓

凡事任你爲是事聽你行

若再欺你枉爲人

說畢丈夫楊二說賢妻你既知改悔我和你夫妻之情如同海深爲夫也不怨你你休啼哭自此以後萬氏一聽那裡講

聖諭不分晴雨不論遠近一心去聽不覺聽了兩年忽一日早晨起來兩眼明亮就看見了萬氏不勝之喜說道我的眼睛好了必然是肯聽的報應于是又請先生自備香燭每月講一次那一日在大路邊宣講忽有一官員路過急忙下轎拜了

聖諭卽喚宣講生問道宣講固是好事然何見有婦人來聽並未見有男子是何故也宣講生回稟卽將楊萬氏悔過之事說了一遍那官員誇獎說道真真好百姓婦女都肯遵行 聖

諭 皇上寔係有道得很當賜楊萬氏錢四千又諭贈幾句好話從此家屋漸漸興發起來一家和和氣氣連他母親萬劉氏也遵行宣講人人稱他母女賢良無比了從此案看來但願

人人遵行

聖諭自然個個福祿無邊

惡婦受譴

安岳縣郭文舉妻陳氏弟兄三人兄文遠妻萬氏弟文華妻胡氏父早亡母孀弟兄為農不料人自不賢無子文舉拙朴妻陳氏便不歡喜進門一年就鬧分家怎奈他丈夫忠朴屢次刁唆不起陳氏每仗娘家發財凌辱丈夫一日該陳氏煮飯就叫丈夫與他燒早火他夫不起來他就冒起火來將衣穿起去拉丈夫他夫睡在夢裡未曾提防竟被他扯下床來將腰跌傷勉強掙起要去打他誰知陳氏就打起來了兩口子從歇房打到灶房陳氏性發將鍋盆碗盞盡行打爛丈夫見他凶惡得很各自

出去了他婆婆夢中驚醒聽見吵鬧來至灶房一看只見鍋盆碗盞打得粉碎就罵媳婦大不是的清早你兩口子為甚麼事把鍋都打爛了况今天又請得有人栽秧又怎麼下場陳氏見婆婆罵他遂惡言對答

婆婆不必來罵我

細聽媳婦把話說

鍋都打壞了還有什麼話說

自從來在你家坐

未有一天得快活

少不得你一天三頓飯都是為娘分的

未必是專仗你一個人做嗎

嫂嫂弟媳打打夥

欺我一人各顧各

你為人很了他們不愛帮你

今早叫他燒早火

假裝打鼾來睡着

可憐你丈夫一天累到黑怎麼又要他燒火呢

拖他上床也不錯

他就與我動手脚

你這話我不信那回不是你打他他敢打你

灶上之鍋我打破

咳也不得宰腦亮 這個牢房不愛坐 這碗牢飯不愛噓
背時媒人眼瞎破 害得老娘無下落 養兒不教害了我
還來這裡把話說

他婆婆見他這番言語只得吞聲忍氣各自去了陳氏婦也到
房中去睡了就不起來他兄長見此情景忙去鄰人借口鍋來
命他嫂嫂做飯才待做工人去了又一日陳氏叫他丈夫與他
洗衣裳他丈夫不洗就往外走他就扯他丈夫的鞭子扯回來
洗被他嫂嫂看見笑他云未見二叔這樣懦弱又不是洗裹腳
是我吓一陣就洗完了陳氏聽見說嫂嫂譏誚他遂全嫂嫂大
罵一場

多嘴婆娘要亂談 譏誚老娘理不端 我叫我的男子漢
與你婆娘甚相干 無故要來說長短 你們叔嫂想通姦
老娘閑事你休管 不消搭醋又添鹽

他嫂說你這個賤潑婦時才我全二叔說笑于你什麼事你才
不要臉陳氏應道我倒要臉那娼婦婆娘不要臉嫂嫂說你這
種人我不與你談各自去了又一日叫他丈夫挑糞甚麼是挑
糞硬是到尿桶他丈夫不去他就揪到耳朵說尿桶滿了你去
看他丈夫莫奈何只得與他担去淋菜他隨到園中見弟媳一
塊黃瓜結得又多又長他就眼淺皮薄把黃瓜盡行摘去弟媳
看見不好說得只得回來私對婆婆說知不料他在房中聽見

了。跑出門外與弟媳大罵一場。陳氏罵道：

開口便把賤人罵。你今賴我偷黃瓜。那回犯在你名下。

你憑那個把賍拿。嚼兒嚼女說空話。婆婆面前把嘴誇。

陳家姑娘訪問吓。駭死你屋二爹媽。漫說黃瓜不值價。

金銀送我也懶拿。平白誣人罪該剗。不信與你兩耳巴。

我今不看婆面下。老娘與你一拳擗。

弟媳說我的黃瓜你摘都摘得。我說都說不得。真寔是一個母老虎。陳氏說放你娘的狗屁。我摘你的黃瓜。你當時恁不叫人捉倒他。婆婆將弟媳勸開。婆婆想道：這個媳婦今日不尋這個吵。明日就尋那個鬧。一家人都不和氣了。遂與長子文遠商議。

不如將家分了。不管他的文遠說分了也好。免得母親惹氣。于是請親戚到家。將田土分開。只陳氏越發凶惡。分了家。由他管。把丈夫當做請長工。都不如喂雞鴨。數十個穀米踐踏。不計其數。一日陳氏坐月生了一個女。月內皆是丈夫服事。未到幾日。娃娃好哭。陳氏冒火。將女丟在尿桶淹死。無人敢說。將才滿月。不幾天。一日他父滿六十。治大酒。陳氏命丈夫辦抬盒二架。吃酒祝壽。文舉去在場上請他兄。幫辦文遠說兄弟銀錢也緊。辦那些做什麼。還不是花費了。不如送錢二千。乾折豈不好些。文舉順兄之言。將錢拿回。楊氏一見。就問辦的禮物。他夫說拏錢乾折。陳氏說放你娘的臭。就進房去了。可憐文舉上場回家已。

過午時肚中飢餓只得自己燒火將飯煮熟正在吃飯陳氏出來將錢二千向丈夫劈面摔去文舉未會提防把碗打落在地錢串一斷撒一遍地陳氏抓着丈夫一架打起他婆婆聽見忙走至灶房看見陳氏扭着丈夫不放手婆婆只得來扯開陳氏見婆來扯就將丈夫一口咬穿四牙鮮血長流文舉邊哭邊走出外去了婆婆各自走開陳氏吵一个半天遂去睡倒他兄長回來聽說遂叫兄弟明日酒也不消去吃請个醫生將你手醫好才是及到明日不采他陳氏起來一路惡氣回娘家去了他父母見女兒回家這般模樣也知他夫婦又是吵嘴不問來由用好言安慰一番陳氏看見親戚齊齊整整想起也惡遂裝病

睡到午時客要坐席陳氏睡夢之中見一人手執金鞭皂衣皂服向陳氏打了一下陳氏哄啣一聲遂顛起來了直跑至堂中將棹上禮物盡行推下跳上棹子坐了口說不好了報應到了只說這兩句話就不說了親戚朋友唬得面如土色不到半時陳氏又哎啣一聲說這皂衣人又打我一鞭跌到在地頭髮也散了遂扒起來走至大門雙膝跪下人人拉不起來話也不說父母親戚無計可施內有一人名艾子謙係陳老夫婦的外姪此人是个宣講生心內暗想此必是受譴遂向親戚說道這個毛病我醫得倒衆人說你會醫怎麼醫法子謙說要依我的親戚說你又怎麼醫子謙曰要淨茶一瓶香燭一堂茶食四盤擺

在灶王神位前默祝灶君陳氏平素積惡犯戒得罪灶君謹責於他望菩薩今日當着衆人使他開口將平日所作罪惡錄成歌文生等在外宣講以便拿此勸人祝畢遂走門外向陳氏說道郭陳氏你得罪灶君今遭神將你平日的過惡一一說出神聖自然寬恕於你子謙遂拿紙墨筆硯候陳氏說一句宣一句

陳氏女跪門前珠淚長吊

尊一聲衆親友細聽根苗

你有話只管說那些慣勢了你母那些少教訓

我的母他把我大慣勢了自幼兒在娘家少了教訓孝公婆和妯裡全不知道敬灶君敬丈夫不曉分毫只怕你父母說你未曾記得

每日裡只教我挑花繡草

架字跡愛艷妝打扮妖嬈

你父母從來未說難道聖諭上說你都未聽過

我的父全不信神道設教

從未講那王章二十二條

你父親是个不信聖諭的人你今遭譴正是不信聖諭的報應

惜五穀溺兒女未曾聽教

由我的鹵皮氣又傲又驕

你的皮氣那些驕傲

到婆家把六戒全都犯了

你寔在有些狠別人犯戒不過三條你六戒都犯完了好傢火又說

因此上遭譴責觸怒神曹你把那觸怒神明之事照寔說來他們聽着

這六戒暫留下我且不表

你爲什麼又不說呢

單只說待丈夫第一二條

你說在丈夫名下做些什麼事呢

說丈夫平肩人不分大小

把丈夫來欺壓如同兒曹

就是平眉人也不可欺壓况是丈夫我且問你爲什麼要欺他呢

我只說能當家我有才料你好管得住男子漢女中英豪

你好个英豪該要帶野雞翎子才料有一回把丈夫耳朵揪倒

毛但問你管丈夫如何管法你揪丈夫的耳朵爲甚麼事呢爲尿桶他不倒惹我心焦

少不得到尿桶是你婦人之事怎麼叫丈夫倒

他不到你還要揪他的耳朵不怕羞死人嗎

有一回拉繩子打架吵鬧又爲麼拉他的繩子

爲衣服他不洗就往外跑這洗衣服也是婦人家事只有他的衣服該你洗你怎麼要叫

他洗他不洗你還要拉他的繩子寔在橫障了

他不起早要睡也是他的正分有一回爲燒火他不起早

你丈夫腰桿跌斷了豈不成个老毛病了在床上拉下來跌斷了腰

這洗他他不洗也是

小事你也可以洗

你丈夫不洗碗都

要打架寔在萬惡

你丈夫背時

你背時不背

你不要守寡

完了這萬惡的事是小事還有甚麼大事快說

他叫他辦那些禮

物又怎麼鬧法

這也是

不小事

還不是些

空頭事

曉不得你娘家哥嫂有的嗎只要你爭氣不

使你娘老子惡氣你不買來也未必怪你

我叫他買雞子魚要一尾還要愛這一個錢

在灶房打一架不得開交

有一回罵丈夫背時倒灶

有一回咒丈夫定要捱刀

這都是些微事都還是小

爲趕場辦壽禮大鬧一遭

我叫他辦抬盒要買火炮

我叫他裝壽麩要買壽糕

我叫他縫壽衣要買靴帽

空手回只拿得銅錢兩吊

說乾折拾盒禮來吃酒包

于今銀錢艱貴再多辦也是花費了拿兩串乾折也不為小這都是你丈夫的好處你還要吵

一見得不由我七竅火冒好火在灶房打一架不得開交

你那灶房成了个打架拍子你兩口子物怕打了百十架

扯着手我這裡就用口咬

你會下

咬一口四牙穿鮮血直漂

毒口

有婆婆來解勸亂嚷亂吵

難怪你今天丈夫不來吃酒

嫂嫂勸弟媳勸不聽分毫

被你咬了這又怎麼下場

由我吵由我鬧無人敢到

聽你怎麼還亂吵

我丈夫因手痛四處遠逃

你嫂嫂弟媳勸你必是

從早起吵到黑方才收梢

好的你怎麼又不聽呢

寔在沒有那一

个管得倒你

你丈夫走了

你又怎麼

灶王爺看不過怒上眉梢

我服你好精神

一天吵到黑

對親戚來說出罪惡千條

非怪灶王爺看不過連今天我

我還有幾句話分付一遭

過了還不顯報灶王爺都要搬家了

今日裡來吃酒應該現報

命人去請丈夫急速來到

陳氏說罷仍然不語扯又扯不起來親戚商議忙請人去接他

丈夫只說病急莫言其事那人來到家向婆婆說明婆婆說他

的毛病我是曉得的不是打痧就是氣病睡一天就好了的多

拜親公親婆我兒的毛病沉重叫他回來看看來人只得又將

言語細述一番陳老夫婦見女婿不來無計可施艾子謙曰此

事不難衆人言莫非你又會醫子謙曰勉強些衆曰又便怎的

子謙曰郭家母子正在慝氣，怎麼還要他兒來。此事離不得陳公夫婦多備禮物親自陪罪，方可衆人多說。是陳老想道：本得要，去有何面目見人？若不去，女又跪到不起來。想今日又是我滿六十，反來討些慝氣。夫婦正在兩難之間，不覺弔下淚來，大哭一場。

這一陣急得我咽喉無氣

母這一陣急得我只把腳踏

這是我出報應方生此女
在門前來跪倒拉他不起
說起來把我的先人羞死
我今日滿六十諸親賀喜

只是我嬌養女又誰怨的
還要求灶王爺大把恩施
我二老真真的淘盡氣力
慝壞人我的身置于何地

塵上世加一个不養兒女

這件事到叫我死了臉皮

到于今急得我咽聲忍氣
這一陣我臉上好不過意

勸親戚有女兒莫失矩距
皆因是慣勢女不得下席

這件事想起來都要怪你

未必然我二老來打吵皮

那三從曰四德教訓在你

奈知你不教訓一味姑息

可憐我年六十反討慝氣

爲兒女說不得要耐煩屈

今日裡你全我一路前去

接女婿到家來又看怎的

二老哭畢，衆親戚勸解，卽備兩乘轎子，多帶禮物，來到郭家。文遠見是親公親婆來到，忙接上堂施禮。畢，文遠開言道：今日親公六旬，小婿不來祝壽，候客望其恕罪。陳公夫婦無顏，也不回

答文遠見他自愧只得到上房請母親出來見禮畢陳老便說
小女昨日回家忽然得病甚急特來請郭姑爺前去郭母道你
女兒病到不急我兒的病還急些遂叫文遠把兄弟背出來陳
老夫婦一見手桿腫起碗口大不覺慘然他二老雙膝跪在郭
母面前將此事說明望親母開恩不起郭母想起他女情形總
不要他兒去文遠見陳老夫婦若大年紀況今日又是六十之
期反來在我家磕頭作揖心中不忍遂將陳老夫婦請起跪在
母親面前勸道雖是陳家女兒却是我郭家媳婦縱然少了教
訓也是我郭門不幸望母親寬宏大量叫兄弟前去免得旁人
議論郭母方才依允便說兒的兄弟手腫疼痛得狠怎能行動

陳老夫婦言道我步行轎子讓坐於是一同來到陳家衆親一
見文遠手腫如碗口大無人不搖頭艾子謙端了一把椅子安
在陳氏側邊請郭文舉坐下遂問陳氏道郭陳氏你丈夫來了
你有甚麼吩咐你快說陳氏睜眼一看不覺下淚

見丈夫止不住淚如雨下

尊一聲我的夫細聽根芽

你有話

你妻子今日裡罪惡造大

你說嗎

皆因是平日裡把你欺壓

些罪惡

悔不該那一回把你來打

慣了的

悔不該那一回罵你的媽

你才打一回你
未打百十回
你光罵我的媽我的先
人都被你罵轉了

悔不該咒罵你不准應話

悔不該壓住你不要當家你說我無志氣當不得家

悔不該使用你如同牛馬我是你使

悔不該咒罵你要遭天殺你又不是

悔不該在灶房與你打架金口玉牙

悔不該尿桶裡淹死女娃那一個又

前日裡為辦這拾盒兩架不曉得

你拿錢來乾折空手回家本見

我一見就冒火便把臉駢你那樣

打一架把你手咬穿四牙氣本火

婆婆說嫂嫂勸我不聽話我才說要你看

因此上得罪了灶王菩薩我原說灶王菩薩靈驗你不信

多拜上我婆婆莫要欠望你回去

望丈夫饒恕我莫把罪加你起來那個

又拜上我嫂嫂莫怨奴罷他也想你的氣

再拜上我弟媳莫記過差他也想你想你回

我的夫要耐煩孝敬為大去偷他的黃瓜

你不曉得回去你妻子不能夠同你回家

莫學我陳氏婦罪遭天殺勸世間婦女們僻氣改改

到陰司上刀山還要捱父不敬夫論陽律也該當剛

將此歌傳世上功德更加這丈夫應該敬報應不假

陳氏哭罷，恍見皂衣人手執金鞭，當背一下七孔流血仆地而死。衆親戚見之，無不悚然，皆說報應不爽。於是報信婆家，他婆、婆嫂、嫂聞之，皆言天殺，亦不顧陳氏之尸。陳老將女兒葬了，把轎了一乘，將女婿送回，外備錢十二千，拏回醫手。此案在安岳縣，凡遠方婦女聞之，人人寒心，個個受戒，遵崇不怠可也。

欺瞞丈夫

盛朝時有一人，姓莫名德明，父母去世，家道富豪，娶本境何氏爲妻，才貌雙全，自入門來，頗能操持，及有兒女，亦知教訓。凡婚嫁等事，以及延賓待客，事事都能使夫歡喜。誰知他是個巧婦，人明雖與夫一心一意，而暗中偏多隱瞞。他夫君如在夢中，那

裡知道夫妻間分外情篤，不意何氏一病不起，竟自歸西。莫德明見妻一死，無可如何，痛哭一場，只得措辦衣衾棺槨安葬。不覺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已至週年。莫德明爲之誦經禮懺，哀痛迫切，過於初死之時。旁人問道：你妻死時，尙未如此悲哀，如何死了一年，反這樣的傷心？此是何故？他不肯言。時有親姑父私問，乃泣訴言道：亡妻與我相依半世，初不知其有甚過錯。昨忽夢至陰府，見婦女數百人，那情形景况，不由我不傷心。他姑父問道：那些婦女到底是怎樣情形？黃德明說道：正是陰曹法律真傷慘，說出令人心胆寒。

一個個盡都是鐵鍊鎖起

披著頭散著髮一路哭泣

倘若行慢了，怒惱鬼使，將鐵棒只打得啣哀不息。姑父聽說，又問道：「那鬼使將那些婦女押起走那裡去呢？」莫德明說道：「只見押入一大衙門，我在門外站立，聽得內裡叱喝呼喚，甚是凶惡，怎見得凶惡呢？」

只聽得叫一婦不問詳細，只說是又下去重責三十。後復問眾婦女大罵無理，命鬼卒照樣行，不可羞移。只打得婦女們喊天叫地，痛苦聲不忍聞，我亦悲啼。少時刻放出來，依然鎖起，那一個不是那鮮血淋漓。匍匐走，膝行地如牽羊豕，內一個看見我招手甚急，急忙忙走上前，用目一視，却原來就是我何氏故妻。

姑父聽得此言，說你就該問你妻子犯了何罪，莫德明說我問他妻呀，你身犯何罪，罪犯何條，還在陰司受困呢？他說道：「只因他生時事，事與夫有二意，我只說此為家庭常態，不意陰司嚴究，擬定三大罪。我問是那三大罪，他講夫呀，第一是私庇子女，因從前教子讀書時，背不得你打認不得你罵，還帶信與先生，若懶惰，只管責懲，你是望兒子縱不得功名，也得個聰明的意思。妻那時意思，只說兒子年幼，怎磨受得這般磋磨，故常暗使人送酒菜與先生，叫他莫信你，讀得讀不得，是個淡事，不過拘倒，免得多事。學錢俸米，決不少的，以致虛延歲月，悞了子名，不能成。及後棄了詩書回來，你又叫他做庄稼，總要發憤，我又憐。」

其幼弱暗地搗鬼或命走人戶或命趕場或言有疾病卒至光陰混過又悞了兒子利不能就不獨兒子溺愛如此卽女稍長你見他不績麻也罵不紡花也罵見他多言多語就罵嘴巴講慣了後來定搬是弄非見他與兄弟姊妹角孽你也就罵在家姊妹都不和到異日到別人家怎麼和得倒妯娌見他清早起來得遲就罵在家睡慣了後來到婆家都是個好吃懶做的人若見你女兒稍閒時卽叫去學撈菜煮飯見得嫁到人家有米連飯都煮不成我看你這般樣子當時心裡不受就向你說你女兒能捱得幾年也儘他寬點嗎何苦只是罵他你說能可你打罵出去不可使人打罵進來妻子見你這等教女我就越是

痛愛凡事由其自便及至嫁時針黹生疎布疋全無妻方曉得你罵女是好的今反被我把他害了事已至此無別的想法只候你趕場去了不是偷穀賣便是偷米賣賣得些錢或請張大嫂做鞋或請李大嫂紡花才來與女兒偷辦嫁奩這個時候只知有女寔不知有丈夫了只說顧愛女兒縱瞞着你無妨於事不想陰曹盡註在作惡簿上謂妻子欺瞞丈夫私庇子女卽如子欺了父一般這就是第一罪了我又問他第二罪他又說夫君呀二罪是私庇奴僕爲你治家嚴肅黎明卽起卽叫家人雇工上坡做活若是索卽活路毫不許雇工相幫妻有時叫做點你就罵家務事都要請的我坡上活路又叫誰人妻那時雖不

敢應你心中早已打定主意，只要你一出門去了，那管你外面的工夫，即將長年喊回，或命挖土栽麻，或叫挑糞淋菜，或命小長年煮飯洗衣喂豬引娃，及夫歸家四處一看見活路，毫未做，你不罵我就罵僱工，他們因我托咐，只好紅黑死捱，妻子又來假意切哄於你，夫呀，他們不過貧寒，方來帮你，縱然今日做慢了，說他知道明天快些，就是何必捉到儘罵，况他們依理服法，並不敢答應，你又於心何忍？你此時信我之言，就不罵了，我只說瞞得過人，誰知瞞不過神，冥府簿上已註妻子欺瞞丈夫，私庇奴僕，猶如臣欺了君一般，這乃是第二罪。我又問他第三所犯的何罪呢？他說道：夫君呀，第三是私庇母黨，想妻自到你家

的時節，你會叫我料理家務，支人待客，都要有條有理，有親有疎，切不可欺瞞於我，存那一番的偏見，我當時口雖答應，而心寔不然，每見那貧窮的親戚來，不怕他是姑爺姐丈舅父，一槩待得極薄，或有時你有好朋到家，你叫我放賢惠些，我那時答應你不同，有菜都講無菜，且反說不是親，又不是眷，憑白無故來做甚麼，將就打算了，往往使你帶愧，若一遇娘家來的人，不拘年老年少，與來過未來過的，不是稱肉就是殺雞，分外更加豐厚，明吃了的，不上算，暗地還要包些，以爲是我們婦女家的常情，不料陰曹最恨，故以欺瞞丈夫，私庇母黨，猶如奴欺了主一般，此就是我第三罪。因有此三大罪，所以每月初一必押去

打三十鐵板，夫君呀，我于今方曉得丈夫是欺瞞不得的。我于今悔已遲了。我見陰曹有勸婦女一段歌詞，君可熟記，煩帶去勸世。以消妻子一二罪過。那莫德明在睡夢之中與妻子相會，說了一番的言語，並將歌詞切記，不覺一夢而醒，即將歌詞寫出其歌曰：

在世間衆婦女老少不一，細聽我莫何氏詳說端的。
爲女子在家時父母當事，決不可說是女行孝無力。
有曹娥投江中尋父尸體，崔志女卧寒冰求魚母吃。
未嫁時將父母若不在意，出嫁後想行孝悔之已遲。
到夫家你公婆更要留意，飢與寒時問候不可背違。

切莫學換猪肚私自偷嘴，切莫學造糞所拿與婆食。
須當體馮劉氏割肝斬指，賢孝名到于今載在書籍。
事公婆理當要誠敬如此，又把這敬丈夫說與你知。
夫是天妻是地位有次序，不可說如挑水扁担平齊。
有女宗能敬夫宋公獎勵，崔氏女嫌夫家後來自縊。
那樣好那樣歹各人體會，我又將妯娌們略提一提。
有三妯有四娼如同兄弟，爲甚麼不和睦反成仇敵。
怎不效鄭徐氏兩相和美，如何要學谷白阮氏三媳。
每日吵全不想公婆生氣，到死後反變成戴角披毛。
我勸你妯娌行總要和氣，如不然恐像他有誰憐恤。

再勸你教兒女從小着意
有兒子爲父親教訓責備
昔柳母歐陽母教子無罪
有一个養兒子犯了大罪
及娘喂將奶咬人言非理
這就是娘顧惜兒的樣子
若是女將三從時時講究
或出入或打扮都要正氣
男不教不過是玷辱自己
你試看林愛妹因母慣勢

古言道鬻桑條必趁嫩時
娘不可在中間護庇姑息
千載下人稱他和丸畫夜
臨死時母去看要討奶吃
他說媽慣是我才有今日
婦女們緊把着休要如斯
又還要將四德時時分晰
切莫要認親戚走東去西
女不教玷辱了兩家門楣
嫁出門到婆家喪德失儀

人人笑个个罵合族丟底
勸罷了教子女又來指示
周太妯是國母衣裳自洗
何況你庶民婦怎不料理
莫學那瞞丈夫長年差使
莫學那瞞丈夫偷穀賣米
莫學那瞞丈夫偏愛女子
聞君爺恨的是這些故事
他姑父聽莫德明將勸世文念畢說道這篇文淺顯透澈援古
証今將女子一生之事勸盡寔大有益于世道總之易於欺瞞

者惟丈夫而最不可欺瞞者亦惟丈夫曷言乎丈夫易于欺瞞
丈夫多在外面凡家庭幾微曲折之事縱有耳目焉能盡知可
見丈夫易于欺也曷言乎丈夫最不可欺屬在朋友負其所託
猶爲昧心尙不免神天鑒察况夫婦一體分屬三剛竟胆敢欺
瞞其負心之罪不更大乎你妻叫你帶這篇勸世文來勸世已
是他有痛心改過之意將來必有超昇的日子其後莫德明果
復夢其妻說道閻君念妻能改悔勸世又賴君代爲宣講今放
妻投生富家故特來拜謝煩你醒後再傳言婦女與其改過於
已受罪之後何不如急改過于未受罪之先更高也夫君呀仍
藉耕讀傳家忠孝存心的好已後再莫欠望我了德明醒了與

姑言及共稱奇異各位賢嫂嫂們你看這欺瞞丈夫尙且有罪
若媳婦欺瞞公婆兒子欺瞞父母其罪不問可知惟願老幼
兒女都要聽此一篇勸世文總莫欺瞞于人可也

大男速長

廣訓說父母之恩同于昊天罔極人子欲報親恩於萬一自當
內盡其心外竭其力這盡心竭力四字就把一孝字說盡了但
家無論貧富最難處的是境有順逆而今說一個人父母離散
兒子盡心竭力神靈護佑後來一家團圓善惡分明成都士人
奚成列先有一妻一妾妾姓何小字昭容妻亡續娶申氏刻待
昭容並虐其夫夫忿怒遠出去後何生一子大男申不與同爨

計口馮米大男漸長何不敢多求惟紡績坐食而已大男告母
慕鄰兒讀聲母以其穉姑送館以難之大男敏悟所讀倍諸兒
一日歸謂母曰館中五六人皆與父要錢買糕餅我何無也母
曰待汝長成當告汝大男曰我方七八歲何時長成母曰往學
館路過 闕聖廟拜之當佑汝速長大男信之每日兩過必拜
而祝曰

闕帝爺我與你天天下跪

保佑我快長成長大高魁

惟願我明年子十五六歲

回家去與我母細說庭幃

我有爺爲什麼一面未會

我無爺爲甚麼偏把我虧

想人家有爺娘家家品對

闕聖爺要顯聖就在今日

遂如是拜祝爲常母知之問祝何事曰祝我明年長十五六歲
母笑果然神靈默佑大男至十歲便如十三四歲文章與身俱
長師不能改字一日謂其母曰昔謂我壯大當告父處今可矣
母曰尙未又年餘居然成人詢問一切母乃細述之大男不勝
悲傷遽欲往尋其父母泣阻曰存亡未知何處可尋大男無言
而去至午不歸往尋學館未到母大驚四處徧尋竟杳然無踪
大男出門茫然隨途奔去遇一錢姓將往夔州同行數日錢陰
投毒茶中而昏賣與寺僧僧灌醒奇其相詢知其有孝心贈路
貲使去有瀘州蔣秀才下第歸相遇嘉其孝携與同行到瀘州
月餘徧訪不得或言福建有商人姓奚者於是辭蔣之闕蔣贈

維圖宜諱集要 卷一
以衣履黑黨皆贈路資至福建有二客到福清邀同行數程窺其囊金引至空所綁其手足奪金而去恰有永福陳翁過其旁載回翁家富諸商賈多出其門翁託南北客代訪留大男伴諸兒讀書大男遂止不復遊矣由是家益遠何昭容孤居三四年申氏減食勒嫁何不從乃賣與重慶賈搶去至夜何以刀自割賈不敢逼傷愈又轉賣與鹽亭賈人昭容自刺心頭洞見臟腑賈人大駭懼藥敷傷旣平昭容啼哭不止但求爲尼

何昭容生成薄命 刀尖下不斷殘生 哭丈夫渺無音信
幼年兒回路奔尋 申氏姐心腸毒恨 強逼我輾轉嫁人
何氏女自有烈性 除非是死見閻君 好客人其心何忍

可憐我萬死一生 到不如廣修功行 開釋我去作尼僧

佛門中度活殘命 報恩德焚香誦經

賈人曰我有一中年友欲得一人縫紉此與作尼何異亦便我稍償前值何應允備轎送去入門主人出則奚生也蓋已棄儒爲商賈相見悲駭各訴苦况始知有兒尋父未歸奚乃託諸客代訪大男而昭容遂以妾爲妻也然艱苦多病勸奚納妾奚不從何曰人加我者隱痛在心豈我復以加人奚乃託客友買三十餘歲老妾半年果買成入門則妻申氏先是申賣嫁昭容後年餘兄苞勸令再嫁有保甯賈聞其富有資奩以重利賄苞娶之而賈老廢無能人申怨兄不安於室賈怒盡搜其資將賣作

妾而聞者皆嫌齒長賈將適夔載至重慶遇奚鹽亭商友遂賣去既見奚羞慚恐懼奚問汝爲何嫁人申含胡曰我來尋你的奚曰你跟着客人來尋我麼申不能答汗珠點滴奚問商友略知梗概因使先拜昭容修嫡庶禮申恥不從奚執杖臨逼申不得已拜之自後奚與何談燕輒呼給役其側何屢止之奚不從時陳公諱宗嗣官鹽亭縣令奚與里人有小爭里人以逼妻作妾揭訟陳公不准呵逐之奚與何共相感頌一夜五鼓僮忽叩門入曰太爺至奚駭極急覓衣冠則公已入寢門益駭何審視急出口是吾兒也遂哭蓋大男從陳公姓已爲官矣公乃伏地悲咽痛不能止哭曰

不肖兒爲尋父天涯逃奔

不料想到於今得見雙親

這半年兒雖做鹽亭縣令

失父母自傷懷不如酒葷

屢次的要棄官四處尋問

無奈何養身父苦勸止禁

前日接里人狀得見名姓

不由見法堂上又喜又欽

叫內差出衙門子細訪問

果然是我父母日月重新

只方是虛空中神靈顯應

這方是天有眼不昧苦心

但只愿我父母無有災病

享高壽不肖兒聊共晨昏

父母將陳公扯起各叙前事原來大男自京到川省迂道回故里知兩母已嫁捶胸大痛里人還其田廬公留僕經營冀父復返屢欲棄官尋父陳翁勸止前見里人狀命內差暗訪果寔因

夜出見臨去囑秘之曰金二百令卽治裝歸門戶重新居然大
家申見大男貴盛超自收斂兄苞告官爲妹爭嫡官深知其情
判曰已更二夫何顏面爭昔年嫡庶重責之一時稱快看來爲
子的要學奚大男自小一片真誠感動 聖帝危難中明牽
暗引富貴也享受了父子也團圓了這豈不是父母離散之家
兒子盡心竭力孝感復聚麼又想爲偏房的要學何昭容忍讓
嫡妻守死不嫁後來子貴身榮又想爲正室的莫學申氏刻薄
妾房凌虐丈夫不愛養子嗣後來失身敗節現眼受報被人恥
笑更想爲父的莫學奚成列碌碌庸材不能自立於妻妾之間
幾敗門戶若非孝子賢母豈能坐受厚福以終其身嗎

嫌貧遭害

南溪縣富民董正榮娶妻李氏生二子董文董武李氏去世續
娶楊氏生一女名蘭英八歲時母亦亡故正榮一西賓貴州桐
梓縣人文生名林志仁帶一子名林寶聰明過人志仁在正榮
家教書多年董正榮願將女兒蘭英許字林寶自願將石盤灣
田地一股收租穀三十六石以作稼資面許過後與子文武商
之二子支吾不喜不兩年正榮去世二子不仁欲買毒藥與林
寶服之可免賠奩田地蘭英聞之欲向林寶言未免含羞欲不
言有關性命只得向林寶說明寶猶不信蘭英竊銀贈費林寶
一想董文存心不仁吾逃必毒他妹子轉向蘭英說道我固逃

脫你恐難免遭害不如逃罷蘭英亦自竊銀私逃嬸娘之家誰知嬸娘不賢私偷和尚在家不便招留反罵姪女沒得規矩黑夜走來必不留你各自去罷不然我怕我打不得你蘭英只得夜逃將到天明出河復遇二人林寶同船認爲姊妹誰知船夫見有銀兩遂起黑心將林寶捆定拋入江心反轉佔姦蘭英當時蘭英罵道

罵一聲眾船夫其心何忍
將夫君捆綁着拋入江心
奪我銀百餘兩猶不知禁
反轉來又行凶將我凌侵
你有姊你有妹將心自省
黑良心傷天理難逃鬼神
縱然你免官刑一時僥倖
奴死後必定要哭訴閻君

那時節活捉你狠心狗命 到陰司受慘報方得遂心
蘭英話未說完船夫上前搜抱蘭英跳出船外飛身跳下水去
再說董文董武將毒葯買回割肉一斤辦好至學堂不見林寶
歸家問及妻子曰蘭英妹子臨黑時便不見了家中找尋不見
心中猜疑想走不遠必在嬸娘家中董文等外帶長年二个至
嬸娘宅後私自聽之乃房中有人談話遂拍門甚急嬸娘在房
無措只得將和尚藏在空櫃中鎖定董文等齊到嬸娘家總說
未見妹子妹夫董文說是別處不敢進房是嬸母家我門進房
搜看將出聞櫃中有人咳嗽復進房要鑰題嬸娘不肯董文命
長年將櫃抬回啟視見是一死和尚商議以爲妹子死了就將

櫃子安埋方與舅爺家楊春茂報信來有舅爺舅娘十一人有一遠房三舅爺董文說三舅我家舖陳窄逼你老人家要回到趁早些三舅酒醉兼之董文氣性不好平日愛罵長年一時大鬧三舅云我外姪女身死不明起坟視之見是櫃子舅娘哭到哭一聲蘭英兒你好苦命
想你娘到董家十年有零方生你到八歲你娘廢命
只說是你父親養你成人前兩年你父在許字林姓家雖貧性聰敏後必成人到今日屋指算十六歲正論賠奩石盤增姐夫言真莫不是兩弟兄心懷不正暗地裡將妹子謀殺害身看神情這光景不必細問
最可憐櫃子裡冤又怎伸

諒必是無衣裳必然可信
將櫃子打開看便得明分衆人將櫃子打開一看乃是和尚當日齋醮將散有一小和尚見是師傅哭得傷心速去報官出差將董文董武傳進衙內太爺當堂審問董文說是孀娘家抬回去把孀娘喚來自有招認揚家舅爺追問要見蘭英林寶太爺將董文董武嚴加重刑兄弟招認毒害逃走是寔將董文弟兄收監五日一比董文兄弟用銀行賄將田出賣董文妬嫉孀娘害他請人謀殺凶手去董文請我殺人的罪小主謀的罪大遂問抵罪董文傾家求免一貧如洗後以拖船爲業再說林寶自那日落下水去順流而下約有十餘里冲在水邊正遇郭太爺官船到重慶上任船泊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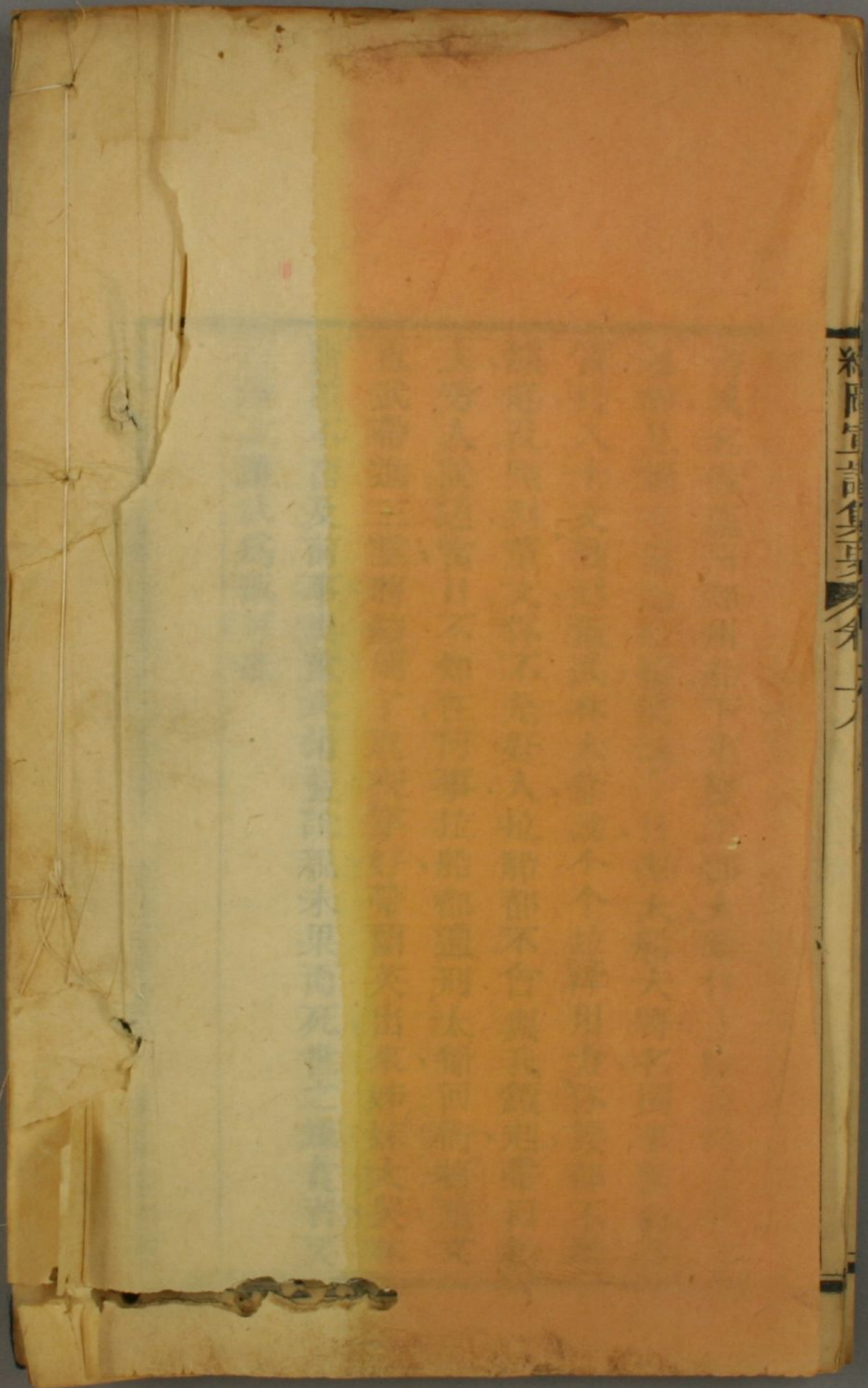
魚沱太爺浴面傾水倒在尸上太爺驚視命人救起用牛一條
將尸覆在牛背上、脚筷子一枝、其水倒出脫熱衣穿好用薑湯
灌之頃刻林寶醒來問是陰間陽間手下人說這是大老爺還
不下跪太爺問是那處人叫甚名姓林寶稟道

大人在上容我稟 細聽小人說明分 祖籍原是貴州省
桐梓縣中我姓林 我母張氏早廢命 父親就叫林志仁
自幼寒窗讀孔聖 一十八歲入黌門 皆因家貧未上進
只得教學度光陰 大人若把門生問 林寶就是我名音
皆因我父賤逼緊 方帶我到南溪村 到此我才六歲正
父親年逾三十春 離鄉別地到此境 幸而得遇董正榮

他家教書十年正 待我父子甚殷勤 見我讀書性靈敏
蘭英許我結婚姻 嫁奩親許田合地 不年我父喪歸陰
既而岳父又喪命 董文董武二子身 暗將主意來打定
去買毒葯毒我身 蘭英與我來送信 贈銀叫我去逃遁
白日恐怕來追問 夜晚走得不住身 今早到此不多陣
蘭英忽然也來臨 夫婦相見幸中幸 因此登舟料安心
誰知船戶心不正 暗地謀命奪我銀 將我脚手齊綁定
一手掀我到江心 幸遇大人施惻隱 搭救小人活命存
我妻生死尙未定 還求大人保節名

鄧太爺令差數人往前救起蘭英捉獲船夫帶進衙去以攔江

劫搶定罪再說鄧太爺與林志仁是表親將林寶帶回衙去攻書成名做廬州知州船下重慶至鄧太爺任上酬恩轉去林寶起灘見董文董武拉繹便云今日灘大船夫將名開來點名各賞錢八十文點到董武林太爺說个个拉繹用力你腰都不屈鎖起及點到董文你不是好人拉船都不會與我鎖起帶回衙去旁人說道當日不知何事拉船都遭刑太爺回衙將董文董武帶進三堂將鎖開了取衣穿好帶蘭英出來姊妹大哭林寶並不言及前事與董文捐監說親未果而死世之嫌貧者要以董文董武爲戒可也



新刊...
...
...
...